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纂言卷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汪兆鯤

春秋纂言卷八

元　吳澄　撰

成公　名黒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夫人齊姜

元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晉覇景十年。蔡景二年。曹宣五年。衛穆十年。鄭襄十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齊頃九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二月

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氷冬温也

三月

作丘甲左傳曰為齊難故澄按班氏食貨志誤以司馬法釆地供王之賦為一成正賦之數馬氏鄭氏周禮註因之至於今諸儒承其誤唯公羊何註論語包註不與班氏同今因近世傳氏所考一正諸儒之誤以合於何包之說一成方十里凡百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六十四井也每井八夫則六十四井該五百一十二夫此五卒為一旅之衆於五百夫之中内三百七十

五人為兵車五乘甲士十五人步卒三百六十人又一百一十五夫為重車五乘此一甸六十四井之賦餘二丘有四井不賦周井田出軍賦之制如此蓋一成之内唯一甸出甲今魯益兵雖不成甸其甸外之二丘計二百五十六夫亦皆為兵則一成之賦又增兵車二乘重車二乘也而一成共賦兵車七乘重車七乘為兵者共七百人矣

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左傳曰聞齊將出楚師杜氏曰與晉盟懼齊楚赤棘晉地胡氏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

固本保邦之道乎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左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劉氏曰茅戎戎之别也胡氏曰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內外之分也經雖以尊君父辨內外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內外所以别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所以君天下禦外侮之道也

冬

十月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歷正月乙丑大壬辰冬至二月乙未小辛酉二十七日癸亥大寒三月甲子大癸巳雨水閏月甲午小四月癸亥大旦日春分五月癸巳小六月壬戌大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小九月辛卯大十月辛酉小十一月庚寅大十二月庚申小長歷閏同辛酉二月二十九日

二年

壬申定王十八年○晉霸景十一○蔡景三○曹宣六○衛穆十一卒○鄭襄十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齊頃十○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

齊侯伐我北鄙左傳曰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胡氏曰初魯事齊甚謹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

夏

四月

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齊師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杜氏曰新築衛地高氏曰衛將侵齊齊自伐魯還相遇於新築石稷欲避之孫子不可遂與之戰以至於敗

六月

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

師敗績首公穀作手○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

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杜氏曰鞌齊地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共將是四軍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爾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

者豈特為詳內錄哉趙氏曰首稱公子即三命之卿但以國小不能自崇樹其大夫請命于王者少爾唯此與昭二十年公孫會凡二人爾齊氏曰牽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董氏繁露曰齊頃公桓公之孫霸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於牽獲齊頃公斮逄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

秋

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公作爰○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茍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曰曷為不盟于師郤克眣魯衛之使使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曰搴去齊三百里袁婁去齊五

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甚之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高氏曰齊侯至於乞盟辱亦甚矣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又非服晉也直畏晉彊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不與之盟于師進逮袁婁而後盟見四國之師乘勝而逼之胡氏曰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致討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夫袁婁則異于是齊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彊扶弱之心國佐如師特以賂免非服之也澄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彼書來盟桓公又退一舍而與之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

未前定也故此但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後與之盟于袁婁此晉之無義而又無禮也

八月

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也在位二十二年子固嗣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也在位十一年子臧嗣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公羊傳曰鞌之賂也左傳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杜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孫氏曰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杜氏諤曰宣十年濟西田言歸此言取者彼公如齊之後而齊曰歸之故以齊歸起文今因晉衛之

力伐而後取之故以魯取為文非齊實欲歸之矣

冬

楚師鄭師侵衛左傳曰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高氏曰楚人以魯衛受盟于晉而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而先與鄭加兵于衛夫鄭以中國從蠻荆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也

十有一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曰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澄曰楚用令尹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而加兵於魯衛先遣裨將帥重師及鄭師侵衛而遂侵魯主兵之嬰齊入魯境而駐師于蜀魯懼遂從孟孫之謀納賂請平楚既許平魯而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然後諸國之大夫皆至而盟于蜀也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南有蜀亭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曰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澄曰楚人先諸國者公子嬰齊為盟主也不

書氏名者以有魯君在會而同諸國大夫例降稱
人也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
楚人者即公子嬰齊也齊叙鄭下者以其命數卑
於鄭大夫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
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左氏謂之失位是也蘇
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
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
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
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
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相交見又八年楚靈王求
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
後諸侯公然與楚盟爾

經書月五書日六大衍歷正月己丑大戊戌冬至
二月己未小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丙戌二十
九日五月丁亥大六月丁巳小癸酉十七日七月
丙戌大己酉二十四日八月丙辰小壬午二十七

日九月乙酉大庚寅六日十月乙卯大十一月乙酉小丙申十二日十二月甲寅大長歷四月丙戌在五月朔癸酉六月十八日己酉七月二十五日壬午八月二十八日庚寅九月七日丙申十一月十四日

三年癸酉定王十九年。晉霸景十二。蔡景四。曹宣七。衛定公臧元年。鄭襄十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齊頃十一。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

王正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曰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

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鄢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於是鄭公子偃師師禦之敗晉游兵于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胡氏曰鄭附蠻荆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爾宋衛未葬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二月

公至自伐鄭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至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

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孫氏曰哀三年桓宮僖宮災稱謚此不稱謚者親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胡氏曰按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逾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考之知其僭禮

夏

公如晉左傳曰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曰許恃楚而不事鄭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

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始畢三年之喪不朝天王而朝晉故書至以譏之

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曰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張氏曰今兖州龔丘縣是也趙氏曰凡内自圍者皆叛邑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蓋魯於是時初税畆作丘甲税役日重棘雖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與

大雩 義見前經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公作將穀作牆咎古刀切○左傳曰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高氏曰不係赤狄者非赤狄也杜氏曰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冬

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公朝晉故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牽之役故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

鄭伐許鄭下缺一字胡氏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戰於是始專於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利在從晉則從于晉利在從楚則從于楚而不擇義之可否為去就況又憑弱犯寡許亦事楚而鄭反伐之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亦甚乎

經書月三書日五大衍歷正月甲申小癸卯冬至辛亥二十八日二月癸丑大甲子十二日乙亥二十三日三月癸未小四月壬子大五月壬午小六月辛亥大七月辛巳小八月庚戌大九月庚辰小十月己酉大十一月己卯小丙午二十八日丁未二十九日閏月戊申大十二月戊寅大長歷辛亥正月三十日甲子二月十三日乙亥二十四日丙午十一月二十九日

四年甲戌定王二十年○晉覇景十三○蔡景五○曹宣八○衛定二○鄭襄十八卒○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齊頃十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澄曰宋共公新即位故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

壬申鄭伯堅卒堅公作取○襄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費嗣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左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

四月

甲寅臧孫許卒此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是為武仲

公如晉左傳曰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

公至自晉左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冬

城郚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郚城即西郚張氏曰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郚城縣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左傳曰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程

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也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丁未大戊申冬至二月丁丑小三月丙午大壬申二十七日四月丙

子大五月丙午小經四月甲寅在此月六月乙亥大七月乙巳小八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十月癸

酉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長歷是年閏七月三月壬申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寅四月九日

五年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晉霸景十四○蔡景
六○曹宣九○衛定三○鄭悼公費元年○陳
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
齊頃十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

王正月

杞叔姬來歸出而來歸也此叔姬蓋僖公之女文公之姊妹宣公之姑成公之祖姑也

僖三十二年杞伯姬來求婦而僖公以叔姬歸杞
為伯姬之婦桓公之夫人僖三十一年至今四十
四年叔姬年蓋六十餘矣被出而歸
杞桓公年亦七十餘矣始出其夫人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左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公羊傳曰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而書者為天下記異也張氏曰梁山見詩韓奕篇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胡氏曰梁山屬韓國詩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晉大夫韓氏以為邑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國當之哉

秋

大水高氏曰此亦非特魯國之災也皆當時人事之所召

冬

十有一月

己酉天王崩定王也在位二十一年子夷嗣是為簡王不書葬者罪諸侯之不赴也

十有二月

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

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高氏曰鄭數伐許許人愬于楚楚人不直鄭鄭伯遂復棄楚而請盟于晉晉侯於是會諸侯而為此盟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壬寅小癸丑冬至二月辛未大三月辛丑小四月庚午大五月庚子小六月己巳大七月己亥大八月己巳小九月戊戌大十月戊辰小十一月丁酉大己酉十三日十二月丁卯小己丑二十三日長歷己酉十一月十四日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年 丙子簡王元年○晉霸景十五○蔡景七○曹宣十○衛定四○鄭悼二卒○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齊頃十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乘元年

春

王正月

公至自會

二月

辛巳立武宫

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澄曰魯諸侯也周公為太廟居中不毁昭廟二居左穆廟二居右皆親盡則毁成王賜魯於太廟祀周公以天子之禮而伯禽受之賜者受者皆非矣因此之故伯禽既薨魯人以為始封之君欲使其廟雖至親盡亦不毁而同於太廟僭比周文王之廟至成公之世武公之廟毁已久矣又再立武宫僭比周武王之廟高氏曰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至成公時季孫行父因鞌之戰自多其功崇尚武事

一曰特出其意再為立宮同於世室合伯禽為二宗蓋僭用周天子之禮若文武之二宗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聖人於此特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張氏曰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哉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

取鄟鄟音專又市轉切。杜氏曰附庸國也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孫氏曰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曰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晉伯

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蘊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

六月

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左傳曰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秘○悼公也在位二年弟睔立是為成公不書葬者當晉楚爭伐之際臣子不得盡禮於大事也

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高氏曰晉復使魯伐宋故二卿同帥師而出也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為之興師則罪専在魯矣責與衛良夫同故書曰侵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傳曰鄭從晉故也許氏翰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高氏曰鄭棄楚復從晉受盟于蟲牢故楚乘其喪而伐之

冬

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師師救鄭救公作侵○左傳曰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歷正月丙申大巳未冬至二月丙寅小辛巳十六日三月乙未大四月乙丑小五月甲午大六月甲子小壬申九日七月癸巳大辛酉夏至閏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九月壬戌小十月辛卯大十一月辛酉大十二月辛卯小長歷辛巳二月十七日

七年丁丑簡王二年○晉霸景十六○蔡景八○曹宣十一○衛定五○鄭成公睔元年○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齊頃十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

王正月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兮○穀梁傳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甯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不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爾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放也澄曰書郊牛之變義同宣三年孔氏曰李巡云鼷鼷一名鼷鼠孫炎云有螫毒如鼠狼

吳伐郯 左傳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吳楚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名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鍾離杜氏曰吳國吳郡也張氏曰今按吳郡是為平江府郯巳姓

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郎縣北

夏

五月

曹伯來朝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吴曹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也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事非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

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傳曰鄭子良相成公如晉見且拜師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于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胡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卹隣患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著其善

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左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公至自會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吴入州來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與子重子反有怨及共王即位使巫臣聘于齊及鄭而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請使于吴晉侯許之吴子壽夢説之乃通吴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吴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歳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吴盡取之始大通吴於上國孫氏曰州來微國吴乘楚伐鄭故入州來杜氏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高氏曰吴楚爭彊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吴以兵入之者楚雖恃彊而吴敢與之敵也

冬

大雩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高氏曰衛定公惡林父故逐之林父七年而恃晉反衛復貴用事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歷正月庚申大甲子冬至二月庚寅小三月己未大四月己丑小五月戊午大六月戊子小七月丁巳大八月丁亥小九月丙辰大經八月戊辰在此月十月丙戌小十一月乙卯大十二月乙酉小長歷是年閏八月戊辰八月十三日

八年戊寅簡王三年○晉覇景十七○蔡景九○曹宣十二○衛定六○鄭成二○陳成十六○杞

桓五十四。宋共六。齊頃十六。
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曰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偶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高氏曰齊不會晉晉侯患之幸於鞌之戰盟于

袁婁又盟于蜀穿又盟于馬陵今俾我歸田焉所以堅齊也夫汶陽田者魯國之舊嘗為齊所取矣鞌之戰齊請盟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亦可謂義也今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歸之則非義矣何則魯國之分地乃先君受之於天子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侯之故遂以先君之分地與齊然而曰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彊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之齊安得謂之歸唯晉不察此故使韓穿來言也季文子之言盡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傳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高氏曰晉得齊之

後冀盡得夫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之後蔡侯不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之又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曰聲伯如莒逆也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澄曰魯臣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昏爾

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趙氏曰禮

不當使公孫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杜氏諤曰昏禮納幣使大夫常事不書春秋書之見於經者二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此年公孫壽是也公子公孫同族兄弟而為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故趙氏以不當使言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晉討趙同趙括高氏曰趙朔者晉侯之婿妻曰莊姬其季父嬰通乎莊姬而同括其兄也莊姬譖同括晉侯乃追論趙氏殺君之事而殺之劉氏曰趙同趙括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胡氏曰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稱國以殺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

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穀作賜。啖氏曰稱天子葢誤錫命義見前

冬

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陸氏曰凡内女為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也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高氏曰叔姬為杞所出與杞絶矣不當係之杞今猶稱杞而日其卒者魯人將脅杞而歸

之未許其絶也未許其絶故自以為杞夫人之喪而不以吾女卒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曰季孫使宣伯會伐郯高氏曰七年吳伐郯郯諸侯莫之救者於是與吳成而士燮遂摟諸侯以伐之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杜氏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杜氏謂曰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今魯將嫁伯姬而晉衛齊三國來

滕僣矣不得不詳錄之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歷正月甲寅大己巳冬至二月甲申小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大五月癸丑小六月壬午大七月壬子小八月辛巳大九月辛亥小十月庚辰大癸卯二十四日十一月庚戌小十二月己卯大長歷癸卯十月二十五日

九年己卯簡王四年○晉霸景十八○蔡景十○曹宣十三○衛定七○鄭成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齊頃十七卒○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

王正月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羊傳曰脅而歸之也胡氏曰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澄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而叔姬歸為杞桓公之夫人至成公四年為夫婦四十四年矣年皆巳老乃出而歸莫考其由或止是以無子而出也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其說盖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傳曰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杜氏曰蒲衛地張氏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及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

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

公至自會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二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

伯姬歸于宋高氏曰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之不親逆也昏禮之大者在親迎今伯姬之歸子然如匹婦之行此豈國君娶夫人之禮哉

夏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乎厚觀左傳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也澄曰伯姬宣公女也

秋

晉人來媵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盖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也在位十七年其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 左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濆甚入郔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銜璧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曰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高氏曰中國失道荆楚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

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是一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為楚者蓋追念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總總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

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

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左傳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高氏曰晉人不恤同盟之急是又自背蒲之盟也

楚人入鄆 杜氏曰楚以偏師入鄆故稱人鄆莒別邑也高氏曰鄆本莒也魯嘗取而城之經不書遂而再舉楚人則知鄆今屬魯邑楚人非有意伐我特以鄆本莒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

以為一事而已任公輔曰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傳曰諸侯貳故也胡氏曰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

鄭人圍許左傳曰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杜氏曰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歷正月己酉小甲戌冬至二月戊寅大三月戊申小四月丁丑大閏月丁未小五月丙子大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丙子一日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小十月甲辰大經十一月庚申在此月十一月甲戌小十二月癸卯大長歷是年閏十一月七月乙巳朔無丙子庚申十一月十八日

十年　庚辰簡王五年○晉霸景十九卒○蔡景十一○曹宣十四○衛定八○鄭成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齊靈公環元年○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曰晉命也澄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

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黑背非卿大夫特以為時君之弟故命之帥師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黑背者公孫剽之父也衛侯愛其弟授以兵柄終至簒國之禍

夏

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二月下旬初卜二月上旬再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師氏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

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二十二年與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之十年是也

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子如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是時晉侯以病以左氏考之厲公實代父出會而經不書者諸侯各以兵會伐不行相會之禮故春秋亦畧之而不辨杜氏曰晉侯立子

州蒲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劉氏曰經但言晉侯也無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書其名乃可明爾此晉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二國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胡氏曰諸侯有三婦適夫人行則以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則是一娶十有二女備書以明逾制也何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猶來媵之諸侯夫人唯有二媵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蓋齊人欲復修魯好以是先之爾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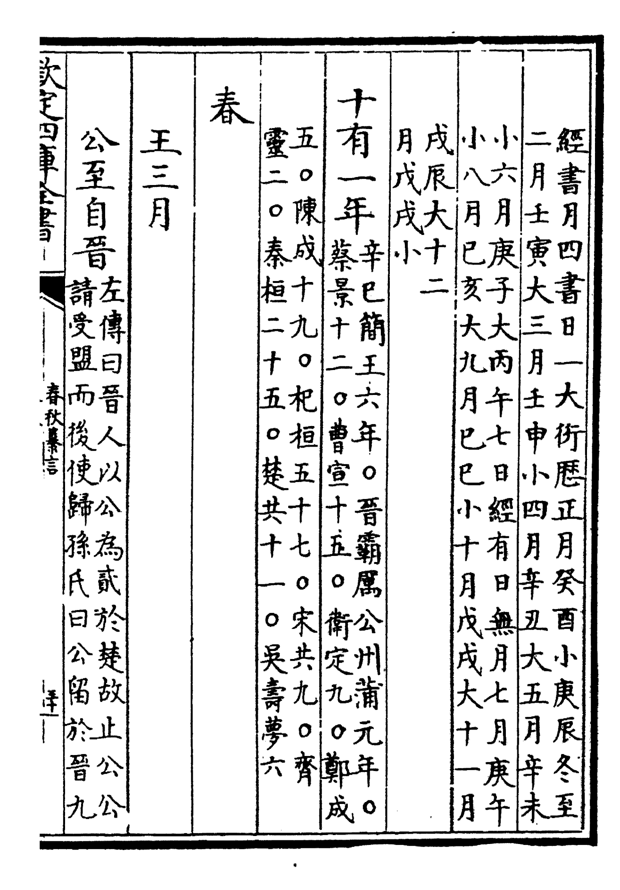
丙子晉侯獳卒獳乃侯切○景公也在位十九年子州蒲嗣是為厲公

七月

公如晉左傳曰晉人止公使送葬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

冬

十月公脫冬十月三字○左傳曰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胡氏曰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其可書乎劉氏曰局為不書葬晉景公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送晉侯非禮也以為唯天子之事可也高氏曰按傳冬當書葬晉景公而不書者以前有公如晉後有公至自晉故難之若二時無事然也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歷正月癸酉小庚辰冬至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小四月辛丑大五月辛未小六月庚子大丙午七日經有日無月七月庚午小八月己亥大九月己巳小十月戊戌大十一月戊辰大十二月戊戌小

十有一年 辛巳簡王六年○晉厲公州蒲元年○蔡景十二○曹宣十五○衛定九○鄭成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齊靈二○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

王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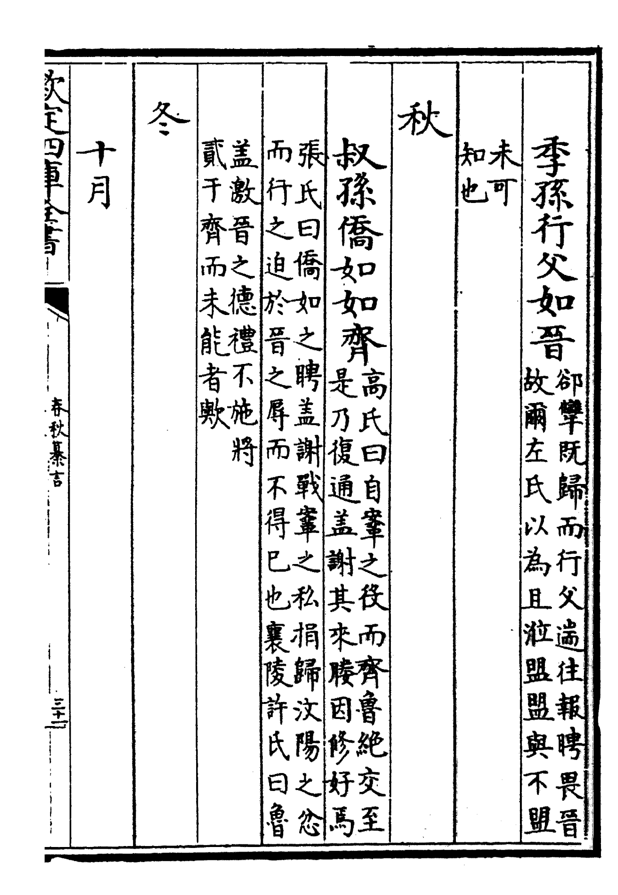
公至自晉 左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孫氏曰公留於晉九

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 犨尺由切公作州○按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巳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才及國而郤犨巳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速盟爾

己丑及郤犨盟 張氏曰成公自汶陽復歸于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張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盟高氏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及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

夏



季孫行父如晉 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以為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秋

叔孫僑如如齊 高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絕交至是乃復通蓋謝其來騰因修好焉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私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襄陵許氏曰魯蓋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冬

十月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歴正月丁卯大乙酉冬至二月丁酉小三月丙寅大己丑二十四日四月丙申小五月乙丑大六月乙未小七月甲子大八月甲午小九月癸亥大十月癸巳小十一月壬戌大十二月壬辰小

十有二年壬午簡王七年○晉霸厲二○蔡景十三○曹宣十六○衛定十○鄭成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齊靈三○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

周公出奔晉左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澄曰周公畿內受封之三公今奔就畿外諸侯之國出在王

畿千里之外故書出三傳皆謂自周無出蓋見王子瑕王子朝不言出也夫子瑕子朝皆為逆亂無所容其身而奔他國出對入而言瑕朝之奔不可以再入故不書若周公則天子之三公可復入也故言出

夏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素果切公作沙○左傳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

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它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高氏曰考傳事實與經不合殆其不然夫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畧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觧體矣

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左傳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曰此狄盖白狄也何以知其白狄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前書白狄者罪欲明也此秖書狄者敗狄而已不必辨其狄之氏族也

冬

十月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歷正月辛酉大庚寅冬至閏月辛卯小二月庚申大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

二月丙辰小

十有三年癸未簡王八年○晉厲三○蔡景十四○曹宣十七卒○衛定十一○鄭成七○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齊靈四○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切○左傳曰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晉侯使來乞師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救亂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畀辭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

貶霸體也

三月

公如京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君未嘗一朝京師因會晉伐秦道過京師則不得不朝王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京師也為伐秦故如京師也

夏

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秦桓公既與晉

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晉師以諸侯之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澄按公之此行本爲會晉伐秦爾必先書如京師而此書自京師遂會伐者所以見遂事之爲正事而如京師者非誠也

曹伯廬卒于師

盧公穀作廬○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澄曰廬宣公也在位十七年弟負芻篡立是爲成公

秋

七月

公至自伐秦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張氏曰以伐秦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為重也

冬

葬曹宣公左傳曰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歷正月乙酉大乙未冬至二月乙卯小三月甲申大四月甲寅大五月甲申小六月癸丑大七月癸未小八月壬子大九月壬午小十月辛亥大十一月辛巳小十二月庚戌大

十有四年甲申簡王九年○晉霸厲四○蔡景十五○曹成公負芻元年○衛定十二卒○鄭成八○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齊靈五○秦桓二十八○楚共十四○吴壽夢九

春

王正月

莒子朱卒杜氏曰季佗也何氏曰莒大於邾至此始卒徐氏曰葬稱謚莒棄周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

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逆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為成公逆夫人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親逆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意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曰鄭子罕伐許敗馬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彊弱更相吞噬内外同貫而人理盡矣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矣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鄭馬使厲公而霸則鄭人者怒鄭兼弱且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者猶討與楚也夫

九月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氏曰僑如不氏一事再見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澄按趙氏以此氏字為傳寫誤增

冬

十月

庚寅衛侯臧卒左傳曰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不内酌飲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澄曰臧定公也在位十二年子衎嗣是為獻公

秦伯卒桓公也在位二十七年子景公卒史皆失其名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歷正月庚辰小辛丑冬至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

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閏月乙亥大經十月庚寅在此月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長歴是年閏七月庚寅十月十六日

十有五年乙酉簡王十年。晉覇厲五。蔡景十六。曹成二。衛獻公衎元年。鄭成九。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齊靈六。秦景公后元年。楚共十五。吴壽夢十

春

王二月

葬衛定公

三月

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曰此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仲後曰仲氏高氏曰歸父既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使嬰齊紹之為卿故前不經見而特卒之者譏世卿且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子不可以父之字為氏也啖氏曰二傳不知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稱仲以別之義故妄說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左傳曰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左穀無之字○公羊傳曰伯討也蘇氏曰稱侯

以執執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唯是為得禮張氏曰厲公此舉善矣而春秋猶不以伯討𢪛其與盟之罪蓋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盟之然後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失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澄按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不有之字蓋二傳脫字爾當從公羊

夏

六月

宋公固卒共公也在位十三年子成嗣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左傳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

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

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三月而葬

宋華元出奔晉左傳曰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冦鱗朱為少司冦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陸氏曰經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殊相違矣張氏曰襄三十年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又書曰歸則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高氏曰再書華元者善華元也與鄭良霄異矣蓋華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蕩氏之黨爾然迹其所為又與衛孫林父亦何以異故其所書之辭亦同

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曰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高氏曰先書華元自

晉歸于宋而繼書此則知其為華元所殺矣蘇氏曰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而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曰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杜氏曰五大夫畏同族罪及故出奔高氏曰五大夫皆出奔獨魚石書者五大夫皆蕩族華元已誅其罪首餘奔者皆不足書唯魚石奔逃于荆楚遂為中國之

害故為十八年復入彭城書也春秋有事在後而先書其始者此其例也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同族懟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考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冬

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傳曰始通吳也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程子曰吳盛彊大求會于諸侯諸侯往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見吳

日戚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啖氏曰既會士燮同往會吳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爾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張氏曰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惡僭亂夫以泰伯至德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

許遷于葉葉舒涉切○左傳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張氏曰葉今汝州葉縣也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鄭于鄭亟加兵三年棄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時伐許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胡氏曰遷之者雖楚人

而欲還者許意也

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歴正月甲辰小丙午冬至二月癸酉大三月癸卯小乙巳三日癸丑十一日四月壬申大五月壬寅小六月辛未大七月辛丑小八月庚午大庚辰十一日九月庚子小十月巳巳大十一月巳亥小十二月戊辰大長歴巳巳三月四日癸丑十二日

十有六年丙戌簡王十一年○晉覇厲六○蔡景十七○曹成三○衛獻二○鄭成十○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齊靈七○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

王正月

雨木氷雨如字○公羊穀梁傳曰雨而木氷也高氏曰雨著木而成氷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是年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後世雨木氷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夏

四月

辛未滕子卒文公也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其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隂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

汋陵獲將鉏樂懼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為楚加兵于吾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切○左傳曰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高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程子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出師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續鄢謁遠切○左傳曰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胡

氏曰是時兩軍相見未有勝負晉之捷也亦幸焉爾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而國大亂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志非來伐于我故直言戰而已杜氏曰楚師未大奔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張子曰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

强於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於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寖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秋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程子曰晉侯聽諸怒公後期故不見公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曲我直不足為恥高氏曰此諸侯之兵始至而會焉喜敗楚也鄢陵之戰諸侯之師皆未至非特魯而已晉乃聽僑如之諸獨不見公夫聖人於魯事凡有可恥者必微其辭而不敢斥若我無失道為横逆所加則直書其事昭十年公不與盟義亦同此

公至自會石氏曰公之此行内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為諸侯所禮故危而致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左傳曰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

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于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曰曹人請于晉曰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陸氏曰曹伯之纂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高氏曰諸侯在它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嗚呼纂逆之人殺君之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也

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音條公作招。左傳曰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冬

十月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曰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

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僑如聞之遂出奔齊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

乙丑季孫行父及郤犫盟于扈高氏曰晉釋行父自苕丘與郤犫為此盟也

公至自會高氏曰大夫執則至行父不至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然公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

徬徨于外以求自明于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于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至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陸氏曰直書刺者有罪也晉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

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可為君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也此直云刺公子偃則若無罪焉何哉曰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

澄曰昔象與父母同謀殺舜焚廩揜井必欲寘舜于死地象謂舜已死而入其宮見舜猶生則偽為鬱陶思君之言以欺其兄舜乃誠信而喜之使之

分治臣庶及為天子則封之為有庳之君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之愛之而貴之富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僖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已則偃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親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陸高等所見知有世俗利害之私而已不知有人倫天理之正者也

經書月六書日六大衍歷正月戊戌大辛亥冬至二月丁卯大三月丁酉大四月丁卯小辛未五日五月丙申大六月丙寅小朔日食甲午晦七月乙未大八月乙丑小九月甲午大十月甲子小乙亥

十二日十一月癸巳大十二月癸亥小乙丑
三日乙酉二十三日長歷辛未四月六日

十有七年 丁亥簡王十二年○晉覇厲七○蔡景十八○曹成四○衛獻三○鄭成十一○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齊靈八○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左傳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曰晉命也凡為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識之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彊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来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曰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高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兩大夫晉主兵先尹單重王命夫晉厲之失道也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彊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合天下也伐秦之役劉康公成肅公在焉而不書者以受命京師為重矣

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杜氏曰柯陵鄭西地陸氏曰不重言諸侯

譏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

公至自會　左傳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澄按諸侯之師至曲洧遂為柯陵之盟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之彊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公不以伐鄭至而以會至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

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官以長禍亂悲夫

九月

辛丑用郊九月夏之七月非郊之時故特書

用孫氏曰九月用郊瀆亂尤甚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余氏曰晉侯再伐鄭恐公不出師故遣荀罃來乞之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遵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為畀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畀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畀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杜氏曰前夏未得志故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左傳曰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切脤市軫切公作軫穀作蜃○左傳曰聲伯還自鄭至貍脤而卒澄按此叔肸之子聲伯也子叔老嗣是為聲子陸氏曰大夫卒於它國即

書國卒於魯地即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十有二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但縛切且子餘切○在位四十年子宣公牼嗣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犨公作州○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寔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

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張

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

楚人滅舒庸左傳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伐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張氏曰地譜廬州城下舒城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宣十二年楚入陳圍鄭之後書晉師敗績楚子滅蕭是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為我患者晉厲之成勞也蓋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録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歷正月壬辰大丙辰冬至二月壬戌小三月辛卯大四月辛酉小五月庚寅

大六月庚申大乙酉二十六日閏月庚寅小七月己未大八月己丑小經九月辛丑在此月九月戊午大十月戊子小十一月丁巳大壬申十六日經書十二月丁巳朔日食在此月朔置閏不同故日食朔不差而月差也十二月丁亥小長歷是年閏十二月辛丑九月十四日壬申在十月五日

十有八年戊子簡王十三年○晉霸厲八弑○蔡景十九○曹成五○衛獻四○鄭成十二○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齊靈九○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

王正月

晉殺其大夫胥童左傳曰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恵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欒書中行偃遂殺胥童高氏曰胥童者胥甲之孫胥克之子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於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襄陵許氏曰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也而稱國者二人執君而當國也澄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傳曰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胡氏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討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書弑許世子書弑楚公子比書弑齊陳乞書弑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春秋書國以弑不書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嚴於趙盾許世子輩而於欒武子闊畧如此聿學者深求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旨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朱子曰胡氏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其說於文定公之甥范伯達伯達曰公之意蓋以為厲公之無道當廢而不當弑欒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之則罪也故稱國弑以兩見其意焉張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罪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

社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遂弑之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弑之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澄按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弑君程滑殺厲公傳以為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為盾殺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為首惡厲公之無道偏得罪於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獨書書偃則罪歸於二卿而一一國之人得免於弑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

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遂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曰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于清齊為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可以省母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

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等之内亂宫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唯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於宫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左傳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朝于武宫即位于朝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曰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傳曰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杜氏曰彭城宋邑張氏曰今徐州彭城縣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書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高氏曰此楚鄭間晉之釁孫氏曰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拜朝也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

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高氏曰書晉侯與宣公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

杞伯來朝左傳曰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

邾子來朝左傳曰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杜氏曰築牆為鹿苑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高氏曰成公之季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國家閒暇矣不務修其刑政而築鹿囿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

其可不戒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

楚人鄭人侵宋左傳曰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作彭○左傳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

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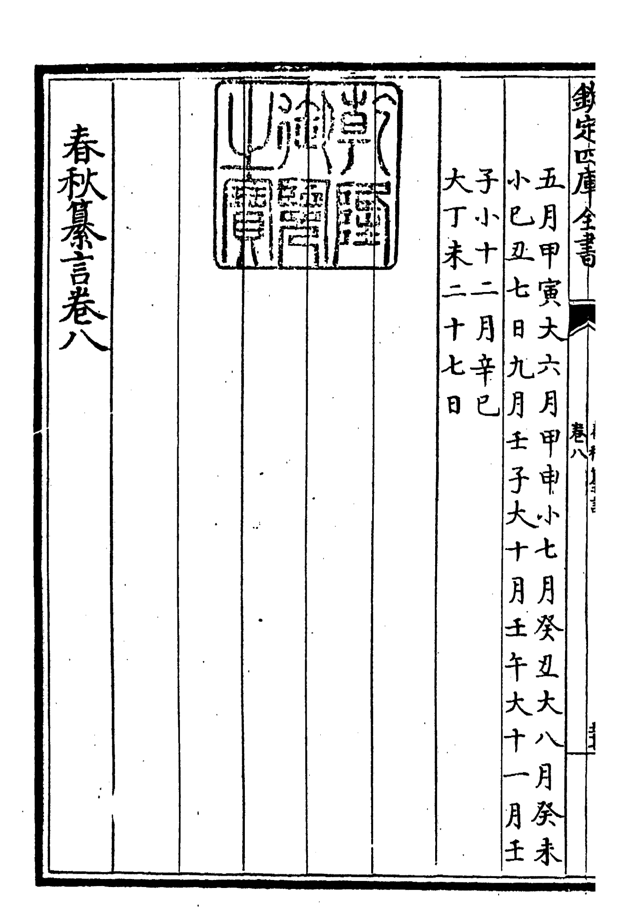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朾虛起居切朾宅丁切。左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氏曰虛朾宋地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以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歷正月丙辰大辛酉冬至庚申五日二月丙戌小三月乙卯大四月乙酉小



五月甲寅大六月甲申小七月癸丑大八月癸未
小己丑七日九月壬子大十月壬午大十一月壬
子小十二月辛巳
大丁未二十七日

春秋纂言卷八